

中国当代作家经典文库

散文卷

穿越生命的河流(下卷)

《中国作家》杂志社 著

光明日报出版社

丛书名：中国当代作家经典文库

书名：穿越生命的河流(下卷)

作者：《中国作家》杂志社

出版社：光明日报出版社

ISBN:7-80145-554-1/1247.7

出版日期：2002年1月

定价：7290.00元（全套）



目 录

生命变奏	(1)
秋日还乡	(13)
乡村寓言	(26)
塬上的候鸟	(41)
女人三章	(126)
“荒唐”随忆	(148)
当我们成了外国人	(154)
九峡溪的男人们哪	(163)
在一起的时候	(170)
乌鸦岭	(175)
拜将台	(184)
千秋遗爱在人间	(192)
母亲的河	(199)
陕北八月天	(207)
父亲舒群二三事	(219)
冯家村	(226)
羌村和她的叹号	(233)



穿越生命的河流

人生二题	(239)
布鞋	(249)
穿越生命的河流	(258)
禅房花木深	(264)
金座	(271)
关于“ ”	(278)
称呼	(284)
佤山风物	(290)
艰难的父爱	(298)
散文二题	(303)
散文二题	(309)
我心中的秦牧	(319)
沉沦的思念	(325)
英纳格	(333)
母系河流	(339)
客岛札记	(346)
收藏琐记	(352)
生命独语	(355)
湘潭古巷	(360)
关东“吉卜赛”人	(365)
门	(374)
城市风采	(381)



赛马人	(389)
悬念	(395)
地势不断升高	(400)
情无归处	(405)
站在世界的栅栏边上	(410)
天涯	(416)
闲话“好东西”	(423)
风景二题	(427)
只说甘甜	(433)
土地的传奇	(445)
雨洒杜鹃红	(452)
快乐	(461)
闲话买书	(468)
泥屋·夜读	(474)
血珠	(484)
迷惘	(494)
我走的路上有两个字	(500)
文化炼狱	(505)
穿鞋	(528)
书缘	(533)
人缘	(540)
阿母当户织	(545)



穿越生命的河流

煎饼赋	(549)
枣乡纪事	(560)
凡人二题	(566)
学缘	(573)
鸟兽同穴	(578)
泥鳅·黑鱼	(582)
遥远的泸沽湖	(590)
想起云南	(601)
生命的浪花	(609)
故乡的记忆	(616)
仙人球祭	(620)
青春计划	(626)
云南经历	(633)
花与菜	(645)



我心中的秦牧

林 非

每一回跟秦牧相遇时，我总觉得自己是站在一座巍峨的高塔旁边。他结实和阔宽的身躯，挺立得多么硬朗，而昂扬着的头颅，却笑得这样温柔，还眯着长长的眼睛，抿着厚厚的嘴唇，纯朴地张望着纷纭的人世。这样坚强和善良的人，怎么就会死了呢？我实在难以相信命运竟会如此的残忍！

在我的印象中间，秦牧并不是一个喜欢侃侃而谈的人，不过他这亲切的目光，这和气的面颊，总使我感到了一种鼓励和温馨。记得多次的晤会，他总是议论着自己心爱的散文，还询问我在写些什么？在这么简短的问话里面，蕴藏着多少关怀和期望，因此就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有时候当我默默地坐在夜半的灯光底下，竟也会想起他炯炯闪亮的眼睛，像是增添了自己面前这盏灯光的亮度，觉得自己是应该勤快地写一点什么。

前年初夏，秦牧在寄给我的一封信中，说是“希望



穿越生命的河流

有一天能在广州接待你”，当时看完之后，还不知道这句话是什么含意，总觉得是来日方长的事儿，今后肯定还会有许多见到他的机会，也就没有记在心里。很快就到了秋高气爽的季节，有几位朋友替我买好了火车票，想结伴去攀登五台山，看看密密匝匝的寺庙，听听晨钟暮鼓的袅袅余音，想想涅槃境界和普度众生的奥秘，也许是很很有意思的吧。却突然接到广州一位朋友打来的长途电话，说是他们那儿将要举行祝贺秦牧创作五十周年的讨论会，他受秦牧的委托，热情地邀请我一定前往参加。对这种充满了知音之感的相约，是绝对不能够推辞的，何况我也很想听听来自全国各地的学者，是怎样评论他散文的，好增加自己的知识和修养，这比起漫游高山上的寺庙来，或许更会有无穷的情趣，于是就退掉火车票，跟朋友们告了假，匆匆地飞往广州去了。

在那个开得很隆重的会议上，我记得最深切的是，秦牧所作《答谢和自白》中的这几句话，“我最厌恶的是：恃势凌人，作威作福；我对不幸的理解是：甘于当奴隶。”朗读到这儿时，在他柔和的眼睛里，突然射出了严峻的光芒，似乎要抑止自己激动的情绪，稍微停顿了片刻。我的眼光掠过前面座位上不少作家的头顶，瞧着他十分庄重的神情，心里好像被一种强烈的呼号震颤着，还很庆幸地觉得，当天下午我即将发言的讲稿，跟



他这种洋溢着正义感的追求完全合拍，我认为他具有“思想家的气质、品格和探索精神”，认为他通过自己的散文创作，“企图树立一种健康和合理的文化气氛”，于是心里像燃起了一团火，浑身都进涌着灼热的情绪。

当秦牧接着朗读这篇讲稿时，我始终在紧紧地盯住他充满神往的表情，于是这位追求着人类崇高理想的散文家，在我的脑海中不住地升腾起来，我像是跟随他一起攀上寒冷的五台山，抑或是旁的什么崇山峻岭，在飘扬着白云和雪花的峰峦，俯视着峡谷中葱笼的树林，他指点着山坳里、小巧玲珑的房屋，还跟我倾诉了一个动人的故事。

在节奏很急促的讨论会上，我瞅见秦牧始终是默默地坐着，倾听着不少比他年轻得多的学者讲话，有时还伸出手指，轻轻敲着自己隆起的前额，有时又抬起头，睁着眼，像是在深长地思索，一会儿又低下头，很迅捷地往小本子上记着什么。他听得多么认真，多么乐于考虑大家的意见，也许正是这种谦逊的精神，使他通向了散文大师的座标。我忽然幻想着他的少年时代，是不是曾踟躅于南海之滨的沙滩中间，喜悦地拾掇着许多细小的贝壳，一起都灌在自己口袋里。

在秦牧的热心倡议之下，我们好几名从北方来的作家，由会议的东道主陪着去参观深圳和珠海。出发的前



穿越生命的河流

夕，他高高兴兴地跟我说，这一回实在太紧张和忙碌了，以后前来广州时，再到他家里去畅叙，接着就递给我一盒精致的乌龙茶，说是北京已经凉风飒飒了，广东却还是赤日炎炎，一路上多喝点茶，可以消暑和提神；还送我一瓶新加坡出品的驱风油，说是万一在路途中热得头晕脑眩，可以擦上一点儿。瞧着他多么慈祥的眼光，我心里激动得几乎想要哭了

这令人尊敬的长者，这是过了天涯海角的人，这攀登着散文高峰的人，原来也会这样细心地想到过旅行中的琐事。我忽然又想起他那天发言时庄严的神情，更感到人生实在是很有趣的，它有着多么丰盈和美好的情韵。

我紧紧握住他的双手，祝贺他健康长寿，盼望着不断读到他的新篇，他点点头笑了。我打量着他像宝塔那样挺直的身躯，猜想他就是活到九十多岁的高龄，大约也会很矫健地走路的。像他这样奋发有为和热忱厚道的人，确实应该更长久地活着，因为他的生命更充满了强烈和实在的意义。哪里会想得到这一回欢乐的聚会，竟成了谜似的永诀，冥冥的命运为何会如此变幻莫测呢？

去年夏天，我从香港北归，恰逢旅行的旺季，很难购得回到北京的飞机票，就决定先去广州，在那儿盘桓数日，正好可以践约去访问秦牧，还认认真真地拟好了



十个问题，像“在您的人生历程中，有哪些事情至今还使您欢乐、忧伤或思索不已？”“您的生活理想和审美追求是什么？”“能不能告诉我，您的爱情与家庭生活，和自己的创作有哪些关系？”后来因为有朋友帮忙买到了直达北京的飞机票，就并未实现访问他的愿望，当然也无法听到他肯定会是迷人的答案了。

今晚当我握管疾书时，夜色已经很浓了，窗外黑黝黝的，静悄悄的，旷野里的冷风轻轻地敲打着窗户却似乎无人去理睬它，因为大家都已经休憩了。我依旧清醒地坐在桌前，想象着秦牧高耸的背影，正在急忙地往前移动，我不能不执拗地疑惑着，他真的已经离开人间了吗？

我记起了有一个阳光明媚的白昼，坐在他府上宽敞的客厅里，听着他笑嘻嘻地说话，一面还瞧见窗外盛开着鲜花的阳台，好像跟对面邻居的屋子离得非常近。他夫人紫风正跟那边的妇人说话，好像是谈起他最近的工作，分明听到紫风清脆的话音，充满对他的柔情，散发出一种刻骨铭心的爱。这多么开朗和愉悦的声响，竟像汨汨的流水那样，跟他的笑声淌在一起了。

此时的广州，还满天都照耀着明亮的灯火吧，紫风会有多少个不眠的夜，在灯光下悲恸地悼念着亲人。死亡是永恒的悲剧，确乎是无法避免的，不过对于秦牧来



穿越生命的河流

说，也实在降临得太早了。值得安慰的是，他已经为这人间献出了许多真诚、智慧和美丽的散文，他将许许许多地活在多少读者的心里。

1992年10月18日深夜



沉沦的思念

高 鹏

一泓潭水清澈见底，微澜涟漪。一群鱼儿宛如落英缤纷，烂若桃花艳如梨，沉浮漫步，悠然自得。我临渊羡鱼，看得久了，眼前便虚幻飘缈出了五彩斑斓、扑朔迷离的海市蜃楼来，不禁心驰神往，俯身而去。水镜破了，鱼儿遁了，幻象碎了，我成了四脚朝天的水族一员。

是我那年届花甲、碎步而至的外婆奋勇将我随波荡漾的毛发拽上岸的。

那是发生在我儿时的一幕。

二十多年前，杭州城望江门附近的一条简陋的弄堂里，住着我的外婆。她是一个旧式的老女人，永远穿着黑色对襟的衣衫，灰白的发丝在脑后挽成一个碗口大的髻，三寸金莲承载着佝偻瘦小的身躯，混沌的瞳孔蒙着一层阴翳。她在我眼里，是活了好久好久好老好老的人，是我来不及经历却已飘然仙逝神话般的过往历史留



穿越生命的河流

下来为新纪元留做鉴赏、怀古式的文物，是浑身流溢着神秘的玄奥的谜一样的慈祥的过时的老女人。

外婆的屋前，连畴着一片红肥绿瘦的菜园花圃，为身居闹市里增添了田园牧歌般的清新情调，屋后依傍着一座严冬里披银流玉的小山包，流洒了我们多少滑雪时清纯稚嫩的欢歌笑语。屋旁曲径通幽的小路尽头，是我们放学后拣螺摸虾的小溪河。

瘪腮凹嘴的外婆藏有两件珍贵之物：一件是外公的遗像，另一件是外公的七星剑。

外公的遗像挂在进门中堂的正中上方。低矮的屋檐扣住了光线，使那里显得灰蒙暗淡。儿时玩耍时，抛掷的纸飞机凌空绕了几匝后，机头撞到了那墙上人的脸，死蝴蝶般地跌落下来，一下惹恼了墙居客，凌厉凶猛的目光便透过灰暗锐不可挡逼视而来。他留光头、圆眼睛、抿薄唇、着便装，气宇轩昂、威势凛凛，不可侵犯，吓得我们不敢正视、毛骨悚然。

每天凌晨，早起的外婆照例做的头一件事，便是用鸡毛掸掸去外公脸上的灰尘，虔诚地供上一支燃着的香。进出门的我，却总觉得居住在墙上的外公，正隐在缭绕香烟里发出讪笑，并在黑暗里窥探审视进出屋里的每一个人。

夜阑人静的时辰，少睡的外婆常常独自悄悄地爬



起，从陈旧的樟木箱底翻出外公的唯一遗物。它被红绸里三层外三层地裹扎着。外婆那双如同老树枝般苍老的手颤颤巍巍地抖尽最后一寸红绸后，一把一尺长短、蒙光遮亮的脱了鞘的佩剑便眩目而出。琥珀的剑柄上镶有排列有序、错落有致的七颗宝石，被闯进屋里的月光砸得星光四溅，灿烂辉煌。

这是病死在抗日战场，军衔旅长的外公，从黄埔军校毕业后，获得的“军人魂”佩剑。它曾跟随主人驰骋疆场刀光剑影，如今沉淀的岁月已使它蒙去了曾有的辉煌、显赫。

外婆长久地抚慰着短剑，像抚慰受伤的心灵小鹿，直抚慰得满脸挂满了晶莹剔透的泪花。

我常常从梦中醒来，便看到临窗的外婆背影，被凄冷的月光镶成一道银边，凝固成一座僵硬的塑像。稚嫩的心灵朦胧地意识到，这是一个活人对一个故人的灵魂亲切、渴望的召唤，它们曾经有过水乳交融、难割难舍的缠绵。随风飘泊、流走无形的外公的魂灵，您听到您最亲爱的人的召唤了吗？您会幻化出一对洁白的羽翼自天外扑翅进外婆温暖的怀抱里吗？

外婆的一生，并不像一尺剑锋那样明亮笔直。七星剑给她带来过灾难，也带来过慰藉，陪随她走过命运暗淡、多桀的大半生。



穿越生命的河流

解放初期，因为短剑和短剑佩带者，外婆成了反动遗孀。七星剑成为恶贯满盈之物，不再能昭彰显目了，它被压进了箱底。外婆小心翼翼如履薄冰过着反动遗属的诚惶诚恐的日子。她含辛茹苦、呕心沥血拉扯大四个儿女，看着他们分别与红色的工人阶级分子结了合，该是儿女们跪乳反哺的时候了，然而，她却面对着人走屋空的惨景，与无边无尽的孤独和凄凉长相依长相随，她加倍思念起死在抗日战场的丈夫，整夜里捧着七星剑度过了无数个无眠的夜晚。

1966年起于青萍之末的“文化革命”的狂风，也一阵紧似一阵地敲打起这寻常百姓家的窗棂了。造反派出没无常，动辄狂飙似地席卷家门。外婆变得叶黄枝枯了，寝食不安，歇斯底里，日甚一日。

事情发生的前三天里，外婆整夜整夜地捧着佩剑，眼睑红肿、欲哭无泪。直到第三天晚上，外婆终于转动了她近乎凝固的背影，推醒了蒙头假寐的我。渐渐长大稍知世事寄寓陪伴外婆的我，装出一副不堪搅醒的样子，掌背搓揉着慵倦困乏的眸目。扭捏一番，待睁眼一看，不禁目瞪口呆，灯光下，风烛残年的外婆身形，憔悴得快要散架一般，深陷的眼眶里，失采的目珠仿佛要脱落出来，鬓髻处的头发雪盖般地银白，一副失魂落魄的惨样。



我几乎处于一种暂时的神智麻木、浑浑沌沌的状态中，并没听清外婆沙哑地交待些什么，便从外婆颤抖的手中接过那红布包，天昏地暗里踉踉跄跄、踽踽独行穿过白天里走惯的现在却变得陌生漫长无尽的石子路上，“噏！”的心惊肉跳的一声，将手中的祸物抛进了路旁的石井里。待我在串通一气惊天动地的狗吠大合唱里，狼狈地逃窜进家门时，外婆已瘫软在一堆棉被里。

招灾引祸的七星剑沉沦井底了，外婆的灵魂也随之沉沦了。起初，她继续着不食不语不寝，通宵达旦枯坐。到后来，便有事没事地跑往石井，借故淘米、洗菜、担水、浣衣，反正能与石井相联系的活儿，她都亲自做、勤做。老半天里才提着一篮淘白的米、一小撮洗净的菜姗姗迟回。外婆又变得非常敏感，耳膜里倏地飘进了别人嘴里吐出的“石井”二字，她便停下手里的活儿，眼里熠熠放光，侧耳倾听着什么。一天夜里，我从梦中醒来，发现外婆的被窝空了，便心慌脚乱地出门寻找，找到了石井处，我依稀看到清辉的月光下，映衬着一个枯瘦的逆影，倚靠在高出地面几尺余黑黝黝的井壁上，凝固化为一体。我蹑手蹑脚退了回来。整个晚上再也未合眼，等待着外婆的归来。直到凌晨4点多，外婆才一头一脸的霜雾、一头一脸的喜气磕磕绊绊地回来了。